

[如烟往事]

一世情缘

□ 马 瑞

也说不清为什么,《海南日报》早已成为我日常生活中一日不可不见此君的“朋友”,如果那一日不翻翻一下海南日报,心头就好像失落了什么。前天一大早打开报纸,看到《我与海南日报 60 年征文启事》,心头一热,觉得应把与《海南日报》这段情抒发一下。

从自己命运走势看来,似乎总离不开与墨墨打交道。上大学时,就常有一些“豆腐干”闲窥小报的刊头报尾,权当自娱。但我觉得,真正发表文章应是1980 年代末,发表在海南日报副刊“椰风”版那篇处女作《又见翠竹青青》,此文让我与《海南日报》结缘,也使我与副刊部的编辑老师随缘至今。

师范学院毕业后,我分配到下面县城一所公立中学教书,那个时候的许多时间,每每感到困惑之味,便玩文字积木游戏来充实。记得 1987 年晚秋的一天,翻开《海南日报》赫然看到自己的文章发表了,那高兴劲有如中彩票头等奖一般,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心甜甜的、热热的、温暖的,许多次许多遍把所发表的那篇文章看了又看,真的是喜在心上,乐在眉间。我向报社副刊编辑部寄去我的心愿,表达我的感激,自那以后借着喜劲,满怀激情,挑灯夜战,奋笔疾书,多次向报社投稿,但是不久头一退回来,退回的稿,是编辑红笔的圈圈点点,画杠杠,批注、问号、提示。按编辑的要求,我又投稿多篇,但采用不多,心想,写文章是劳苦劳心劳神之事,不须这般艰苦了,但有时又心想,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须知这红墨水应是编辑的心血啊,它凝聚着编辑心血,一笔一画都是编辑人员之情。我还是坚持勤读勤写苦练,但许多时候去稿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对于写作,我曾一度泄过气,灰心过。

那个时候,学校教师住的都是一排间的平房,不但旧而且简陋,当时,没有当今的快捷通讯设备,联系方式只能通过书信与见面。记得一个寒风细雨飘渺的晚上,下晚修刚进宿舍,在我那里寄宿读书的表弟说,这里有一张你的纸条,有一个说是报社的人找你刚走。看那纸条,上面写着:“马瑞,我来了,记记者站。”落款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心头不由一怔,大报社的编辑、自己心目中敬仰的老师竟然远道而来光临寒舍,亲临赐教,好不为之动容。于是赶紧裹上两条大衣,打开伞,寒夜中,就径直往记者站的方向走去……

打那以后,海南日报社编辑同志那种热心的敬业精神一直牵引着我,激励着我。我的目光也更加关注海南日报,更加关注“椰风”版的文艺副刊。那些编辑老师更是成为我在文学路上的良师挚友,他们在文章对我的指导、帮助、鼓励,更是如此长期地温暖着我,感动着我。

在 1980 年代后期那个时候,小小县城,一篇发表在省地市级刊的文章就足以令你让人关注并知晓。正因为如此,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来找了我,并把我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从此,我的与文字结了缘,心甘情愿成为一名文字耕耘者。于是拟通知、写报告、写措施、定制度、出报纸,直至现在还一直负责宣传工作,并主编《海医附院报》。于是,在日常经意不经意的生活中,碰到一些人一些事,我总会情不自禁地笔录下来,聊发一通感慨。写作也便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方式。我一直坚持写作了许多年,多篇作品不断见之省内外报端,并得以加入海南省作家协会。近些年来,还出版了《瑞气》、《山里巴人》两部散文集。

结缘海南日报,随缘到今天,我更会惜缘到永远。热爱文字,爱好写作,我心永恒。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值此海南日报创刊出 60 年之际,写下这点感想,聊表对海南日报这份情感的抒发与感谢吧!

爸爸呀,他要出书了。他大概是人缘不好,找不到名人或领导给他的新书写序吧,只有我了。这即将他拿来当作序的文字,你面对它,一定受宠若惊吧。

似乎从小开始,父女间就有书信以及文字往来的传统,还是我开的先河,是一年级的时候,捡到一张明信片,背面是杨过和小龙女的古装剧照照。那阳时还不具备分辨美丑的能力,第一次拥有这和他年龄不搭配的东西,觉得真酷,打算好好使用。年龄最小的我,被欺负时已经木然,坐在座位上我开始在这张准备寄给你的明信片上写字。幼年时候的字很丑,并且异常肥大,其实也写不了什么东西。现在也只零星记得片段:“爸爸,你给我取的名字很多。鹤鹤,燕燕,和晨晨。爸爸,我爱你,你也爱我”,是这样写的,对吧。

写完这些话的那天中午,你吃完了饭要上班。我神秘地送给你,羞涩地把明信片递给你,叫你先别看。结果你在转过身去时偷偷看了,我还很小心眼地生气。你看完之后,把它贴在你用心打造的相册《女儿的成长足迹》的第一页上,旁边写了一堆感性的话。每次看到这个,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把明信片揭了重贴,杨过和小龙女朝上,你没发现吧?五岁的我写给你的第一个信,你受宠若惊。

后来在整个小学阶段,你一直给我写信。不过太小了,哪里能记得,就是初中的那次,我还印象深刻。

六年过去了,我念初中。初中中学的那一点东西,我考班里四十名。学习不好,不知道

[旅游岛]

守望家乡 祝福海南

□ 刘 锦

历经世世代代,绵延传承,琼州儿女,我们骨肉相亲。

跨越山山水水,风雨兼程,四海一家,我们血脉相连。

家,在海南……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海南人;有海南人的地方就有乡音不改、乡情长在。当年,祖辈们辛勤耕耘这片热土和碧海,并从这里远航,驶向未知的彼岸和无垠的大海,如今鬻发雪染,儿孙绕膝,而难以忘怀的,竟是家乡那一捧泥土,家中那一方灶台。这是魂系梦牵的故土啊,是无法割舍的眷恋。无论海水在何处弥漫,无论海南人在哪里奋斗和繁衍,我们的梦啊,始终念着岛上那一轮月圆。那是我们的家乡,是一幅动人心弦的画卷——

五指山巍峨挺拔,万泉河婀娜多姿,七仙岭含羞弄琴,南渡江一往无前,鹿回头美丽传说讴歌世间真情,红树林妖娆白鹭翱翔辽阔天际,海角天涯见证海枯石烂,东山再起激起斗志昂扬。千年盐田记录着艰辛与沧桑,百年炮台诉说着屈辱与梦想,曾经一穷二白,满目疮痍,却不屈不挠,奋发崛起,创造出一个个辉煌与奇迹。海南,3.5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200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承载着 340 万海外乡亲 and 870 万家乡人民的渴望,也在史册上镌刻下一次次挑战与机遇。

1988 年 4 月 13 日,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天,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把海南推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海南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家乡人努力奋斗,海外侨胞倾心倾力。看那纯净的矿泉、救命的药品,宽敞的校舍、整齐的课椅,还有企业、街道、景区、瓜果、果树、香米……,一桩桩、一处处,无不留下华侨华人心系桑梓、无私奉献的印记。

1989 年 10 月 11 日,历史也不会忘记。这一天,群贤毕至,在狮城宣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成立。忆往昔,望故乡,我们望眼欲穿;看今朝,喜相逢,我们相拥而泣。联谊大会两年一度,20 年间共举办 11 届大会。“放眼海洋文化,迎接资讯时代”,“迈向全球化的新世纪——海南人的机遇与挑战”,“寻根、联谊、合作、共赢”,“联谊、人文、商机、共荣”,“融会乡亲智慧,建桥交流平台”,“传承



雨后 (油画) 周建宏 作

[情怀深处]

绿色长城

□ 邢仰明

在那浩瀚无边的南海,飞落着一颗璀璨的明珠,点缀着无边无际的碧波连天的海洋。她像一只玉盘盛载着千姿百态的物种,蕴藏着丰富的资源,随着风吹浪打,飘荡着人类的梦想。她的脚下,筑着许许多多水晶宫,五光十色的珊瑚奔放着灿烂的光芒;她的腹部山脉,生长着生机勃勃的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她的沿岸挺立着刚健强魄的木麻黄树林,随着海风扫荡,像汹涌澎湃的波涛彼连起伏;巍然屹立的木麻黄,显示出了卫士般的肃默与风范,那就是我们海南岛的绿色长城。

海南岛 1528 公里的海岸,记载着我们祖祖辈辈的辛酸、汗水和情怀;记载着林业工人筑就绿色长城的峥嵘岁月。1950 年 5 月 1 日,一个落后破旧的海岛告别了苦难,插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从那时起,海岛人民脱离了战争与苦难,走上了自由与当家做主的道路。但是,台风、沙荒、灾难像魔鬼一样困扰着生活在这海岛上的二百万万人民。海岛沿岸沙漠围困了,土壤沙化了,地表裸露了,沙丘吞噬良田了,农业失收了,民房坍塌了,人民生活受到灾难的冲击。在灾难面前,我们的新政府于 1956 年带领海南人民投入了整治风沙与荒芜的奋战,开始营造保护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沿海防护林带。林业战线的工人洒汗水、顶烈日、披风寒、饮风餐露;不知道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道有多少个春秋与冬夏;他们在奋斗,在试验,在失败,在成功;无论是种苗的选择培育,还是栽培技术的探索,他们都一丝不苟;就在这失败与成功的替换中,一片片沙滩终于长出了绿苗,终于有了绿色成荫;他们以每年数万亩的造林速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日夜奋战,经过了血与汗的挥洒,经过了失败与成功的较量,一道以木麻黄为主体的沿海防护林筑成了。这绿色长城呵护着我们美丽的家园。

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粗放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下,我们的绿色长城又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挖塘养殖,毁林采矿,旅游开发,滥伐种植,让三十多年来筑成的沿海防护林

[诗页]

走在回家的路上 (外一首)

□ 方世国

多少个春秋
我在白天和黑夜之间
跋涉。曾经的梦
大多被风吹成泡沫

当初,奔忙着膨胀的欲望
风起的时候
我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并且,一路思考着
背叛大道的理由
稍不小心,摔倒在
远离家乡的路口

就在这个深秋
我在太阳和月亮边缘
琢磨。早起的黄牛
走进朝晖的田野
晚耕的老农
载着稻香归来
放羊的大伯,与美女无关

还是当初的那朵云
飘过家乡的田野
我背着去时的行囊

多少个春秋
我在白天和黑夜之间
跋涉。曾经的梦
大多被风吹成泡沫

当初,奔忙着膨胀的欲望
风起的时候
我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并且,一路思考着
背叛大道的理由
稍不小心,摔倒在
远离家乡的路口

就在这个深秋
我在太阳和月亮边缘
琢磨。早起的黄牛
走进朝晖的田野
晚耕的老农
载着稻香归来
放羊的大伯,与美女无关

还是当初的那朵云
飘过家乡的田野
我背着去时的行囊

[诗页]

走在回家的路上 (外一首)

□ 方世国

多少个春秋
我在白天和黑夜之间
跋涉。曾经的梦
大多被风吹成泡沫

当初,奔忙着膨胀的欲望
风起的时候
我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并且,一路思考着
背叛大道的理由
稍不小心,摔倒在
远离家乡的路口

就在这个深秋
我在太阳和月亮边缘
琢磨。早起的黄牛
走进朝晖的田野
晚耕的老农
载着稻香归来
放羊的大伯,与美女无关

还是当初的那朵云
飘过家乡的田野
我背着去时的行囊

多少个春秋
我在白天和黑夜之间
跋涉。曾经的梦
大多被风吹成泡沫

当初,奔忙着膨胀的欲望
风起的时候
我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并且,一路思考着
背叛大道的理由
稍不小心,摔倒在
远离家乡的路口

就在这个深秋
我在太阳和月亮边缘
琢磨。早起的黄牛
走进朝晖的田野
晚耕的老农
载着稻香归来
放羊的大伯,与美女无关

还是当初的那朵云
飘过家乡的田野
我背着去时的行囊

[诗页]

走在回家的路上 (外一首)

□ 方世国

多少个春秋
我在白天和黑夜之间
跋涉。曾经的梦
大多被风吹成泡沫

当初,奔忙着膨胀的欲望
风起的时候
我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并且,一路思考着
背叛大道的理由
稍不小心,摔倒在
远离家乡的路口

就在这个深秋
我在太阳和月亮边缘
琢磨。早起的黄牛
走进朝晖的田野
晚耕的老农
载着稻香归来
放羊的大伯,与美女无关

还是当初的那朵云
飘过家乡的田野
我背着去时的行囊

多少个春秋
我在白天和黑夜之间
跋涉。曾经的梦
大多被风吹成泡沫

当初,奔忙着膨胀的欲望
风起的时候
我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并且,一路思考着
背叛大道的理由
稍不小心,摔倒在
远离家乡的路口

就在这个深秋
我在太阳和月亮边缘
琢磨。早起的黄牛
走进朝晖的田野
晚耕的老农
载着稻香归来
放羊的大伯,与美女无关

还是当初的那朵云
飘过家乡的田野
我背着去时的行囊

[浮世逸草]

回崖城

□ 潘雨林

母亲老家在三亚崖城,母亲提议春节回崖城走走,全家即刻响应。

初春的海南,温暖湿润,东线高速两边,风光无限,绿的田野、蓝的天空、碧的大海,鲜花绽放,美景尽收眼底。

我们第一站是水南村,都说“近乡情怯”,当汽车渐渐驶近水南村时,我的心砰砰地跳,想象着又要见到那熟悉的村庄熟悉的景物,尤其是那绕着水南村缓缓流淌的宁远河了。这条河,承载了多少儿童的欢乐,那时每到假期,我们姐弟几个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三亚,住在水南村,然后涉水到对岸崖城探望大外婆,河对岸是一片菜地,偶尔见三两个农民用木架吊着的水桶打水浇菜,远处是起伏的青山,还可听到火车鸣笛的声音。那时只觉得景色很美,河水很清,水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游鱼历历可数。水南村的美景,宋代的卢多逊曾赋诗赞美:“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鸚鵡巢时椰结子,鹧鸪啼处竹生孙。鱼盐家给无墟市,禾黍年登有河樽。远管伏黎来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足见那时水南村景色之美。

但此时撒入眼帘的水南村,已是另一番景象。宽敞洁净的水泥路,鳞次栉比的新式楼房摩肩接踵,好一幅现代版的水南村。只是少了一些自然纯朴,多了些时尚元素。还好,继外公和外婆的老房子还在,青砖青瓦,原格木造的厚实的门窗,粗壮的栋梁依旧。只因岁月侵蚀,已满目斑驳,似乎在记录着曾经的历史,亦似乎在跟我这位曾经的住户对话,述说它的沧桑。

第二站是崖城城西大外婆的家。大外婆是最疼爱我的,她老人家直到 86 岁仙逝,一直自食其力,种植槟榔、香蕉等作物。一路上一栋栋美轮美奂、花团锦簇的小洋楼,叫我惊讶不已,简直可以 PK 海口的别墅了。也不知大外婆的老房子是否也被洋楼取代?舅公之女二毛说,政府有规定不给拆了,要保留。我顿感欣慰。这是明智之举,城市的改造还是要考虑文脉延续的,是对先人的告慰,亦是留给子孙纪念的物质文化遗产。现在人们渐渐懂得老物件的价值了。

第三站是母亲的家。母亲的家在崖城城关,远远的就能辨认出了门口“光荣之家”四个烫金铁矿石字熠熠发光。凝望眼前这座曾经披阅历史风云,演绎过不凡故事的母亲祖居,我思虑万分。这座房子,解放前曾被国民党、日本鬼子占据,解放后被人民政府租用过,也是这座房子,走出了位革命烈士——李润福,我的亲外祖父。像所有仁人志士一样,外祖父学生时代就怀着“苟为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理想信念,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弃笔从戎,参加琼崖纵队,再后潜伏在国民党政府里,直至被捕牺牲。现崖城烈士纪念碑上“李润福”的名字仍然清晰醒目。

汽车经过烈士纪念馆时,我们停了下来,默哀并留了影。一是缅怀先烈,二是告诫自己不能忘记过去。正如一位伟人说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晚上,我们就住在崖城宁远河畔的一家酒店。店老板,我们称“舅妈”,晚上聊天时,我问,这产业论说该有上千万了吧,舅妈笑笑,千万算啥,伸手指向远处,那也是我的,三亚也有投资,亿元不在话下。听得我们瞠目。正在中山大学读研的外甥女一个鱼跃而起:“舅妈快说说是怎么发财的?”我感慨地跟先生说,崖城真是藏龙卧虎啊。不仅万元户、百万元户、千万元户,更有亿元户,多少代人的致富梦,终于梦想成真。遗憾的是清澈见底的宁远河却成了过去,永远地留在记忆里了。

[乡村纪事]

黎家“围鱼”

□ 黄照良

题记:过去每年的农历三四月份,沿江河的黎族百姓会自发手持各种捕鱼工具到江河边捕鱼,一般由头人先摘宗教仪式并在河源洒下准备好的迷魂鱼草药,然后一齐搅浑河水,众人顺流围河捕鱼,让鱼无处藏身,场面热闹非凡。

嘿……下河抓鱼啰……

十里山外的山民,布满蜿蜒的十里长河,手拎鱼杆的孩童,肩披撒网的后生,腰系鱼篓的“奥雅”(黎语,指年长男性),肩挑捞网的“帕拍”(黎语,指年长妇女)……一齐涌向河里,撒下使鱼麻木头的鱼草药,齐手搅浑河水的呐喊,黎家的“围鱼”便开始了……

嘿……下河抓鱼啰……

水性好的小伙,把网撒向深处,向“鱼窝”进军,岸上传来了“三月三”“围鱼”捞虾的民谣,嬉得黎姑笑红了脸膛,把心底刚抒起的恋情悄悄地藏在怀里……

喜闹的孩童欢跃水中,不时告诉父母抓到了大大小小的鱼而纯真地炫耀,引出阵阵哄堂大笑……

皮肤黝黑的“奥雅”,在河边用拦网尽情地捞鱼,捞出从老人门牙飞出的喜悦和兴奋……

身着艳丽筒裙的黎姑,在岸边往河中放下捞网的瞬间,举网鱼跃网上的叫喊声,拴住了身后有情阿哥的心怀……

嘿……下河抓鱼啰……

你抓我捞啊,呐喊嬉戏,人欢鱼跃,一片欢腾,那是收获的季节,是丰收的画卷,是和谐与快乐的乐章,是一个民族凝聚成河,坚如磐石的真实写照……